

又到竹笋飘香时

□励开刚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是宋代诗人苏轼的诗句。

四明山区多竹山，横街镇的大雷、竹丝岚，章水镇的童家、大皎、小皎都有许多竹林，一年到头盛产竹笋。春天吃春笋(也叫毛笋)、野山笋，夏季有鞭笋，冬季又有了鲜嫩的冬笋。各个时节的竹笋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味道。

宋代诗人黄庭坚有首诗：“竹笋初生黄犊角，蕨芽初长小儿拳。试寻野菜炊春饭，便是江南二月天。”二月里的竹笋最鲜嫩，而清明前后则是春笋大量上市的时节，除了常见烹饪的红烧笋、笋烤肉、咸烤笋外，山区人家为了保存竹笋的食用期，还有好几种加工的方法，油焖、晒干、腌制等，做出来也各俱风味。

在众多竹笋中，毛笋的产量是最大的。宁波山区只要有毛竹的地方就会有毛笋，而海曙区横街镇大雷村的黄泥拱笋是最有名的，多年来一直深受食客们的喜爱。

黄泥拱笋，顾名思义是生长在黄泥层下的竹笋，是民间对这种竹笋比较形象的叫法，一般三四月间是黄泥拱笋最佳的季节，此时的笋头将出未出，将泥土拱成了一个个小堡。有经验的竹农采挖也方便。好的黄泥拱笋每颗10斤左右，笋衣薄，肉洁白，根须部有红点，口感嫩、脆、甜、鲜，为竹笋中的上品。

咱们宁波其他地方因土质关系，出产的竹笋味道确实比大雷黄泥拱笋略逊一筹。黄泥拱笋的笋尖一旦窜出土壤，就要及时采挖，否则因为受阳光的照射，其颜色容易变绿，肉质变老，口感也自然会差一点。

挖毛笋既是体力活，又得凭经验与技巧，一般有经验的笋农会通过看竹叶、竹龄和地面情况来判定。一般竹叶较绿、竹龄在两到三年的毛竹产笋比较多；山地上有裂缝或有突起的小堡，下面十有八九有竹笋。还有的笋农会根据竹鞭的走向找笋，尤其是挖鞭笋的时候。我们城里人偶尔挖一次笋肯定没这一手。

有时，毛笋个大，长在很深的泥层下，要挖到1米左右才能把整颗笋全部挖出来，没有好的体力和经验，根本不行。刚挖的黄泥拱笋可以做油焖笋、笋烧肉、咸菜烤笋，味道都交关赞。

除了常见的毛笋，山区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野山笋，有乌笋、龙蛳笋、黄杆笋(也叫脚骨笋)、红壳笋、满笋(宁波话，音同)等。有的虽叫不出它的学名，也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味道未必比毛笋、雷笋逊色。而且，野山笋的笋期较长，是制作油焖笋、羊尾笋干最理想的笋类。

在野山笋中首推的应该是乌笋和龙蛳笋，它们笋壳薄、肉嫩且个大，是烧油焖笋和做羊尾笋干最好的原料。每年的立夏前后，是采挖这两种笋最好的时节。小时候，大人剥龙蛳笋，我们小孩子就把笋壳拿来做成小喇叭吹，声音倒也蛮好听的。

说起挖野山笋，我爱人不只一次给我说起过她与同学挖苦笋的笑话。她说在她读小学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天，她约了另一位同学一起到鄞江毛家那边的山上挖野山笋。不知怎么，那天野山笋好像特别多，1个来小时就挖了2大把。两人满心欢喜地拿着笋下山



回家，不一会碰到一位上山的老伯，看到她们的野山笋说：小姑娘，这是苦笋，这种笋不能吃的，还不扔掉。她俩以为老伯在开玩笑，还轻声地偷偷说，他是在骗我们，等我们扔了，他可以捡去自己吃。结果，回家被母亲告知这确实是苦笋，不能吃的。的确，一般不认识苦笋的人以为可以吃，所以这样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特别是现在到山区游玩的城里人，缺少山林生活经验，闹笑话也很正常。

挖上来的鲜笋吃不完怎么办？一般都会加工成笋干，一方面是容易保存，做成笋干烤肉又是一道美味佳肴。制作笋干最好的时间是4月中旬，那时的春笋(通常称毛笋)个头适中鲜嫩，而且那时的气候也适宜于笋干的翻晒。一般山民们会选择较好的竹笋，剥壳洗净，切成条状后在家里的大灶里烤，烤熟后放在竹篮、大竹筐、箩头盖上面，在太阳底下晒。如能连续遇到烈日天，晒出来是最好的。我们有时在旅游景区看到的，有些笋干片大、色泽看起来非常好的那种，要注意，它们可能是用硫磺熏出来的，味道差且 unhealthy 卫生。

笋麸咸齏也是山民们每年必备的长羹下饭。它选料与笋干差不多，竹笋尽量选嫩一点，把去壳洗净的毛笋用丝刨刨成丝状，先在饭镬里蒸成八成熟，然后放入鄞西地区特有的贝母地菜或雪蕻咸齏，再蒸一会儿，香喷喷的笋麸咸齏就可以出镬翻晒了。等晒干后装入不易受潮的容器里，或放在冰箱的速冻箱里，可以放上一两年。夏天拿出来冲汤或做笋麸咸齏烤肉，都是很不错的农家菜。

毛笋用来晒笋干和晒笋麸外，加盐做成咸笋也是比较常见的加工方法，它也是以前农民兄弟双夏时节下饭的压饭榔头，叫咸笋片、咸笋根头。还有一种做法，是把整根的毛笋不去壳，腌在咸菜缸里，等到七八月份从缸内拿出来，剥去笋壳，露出雪白的笋肉，吃起来又脆又略带酸味，叫人满口生津。

每年的4月份，竹林人家家家户户炊烟袅袅，山民们烤笋干、晒笋麸咸齏、腌咸笋，山村飘浮着一股竹笋特有的清香。

广德湖之恋(组诗)

□龚成

约会

早在二千年前，我就恋上了，你
刚从四明山脉
极力挣脱羁绊的
岩石，那怕粉身碎骨
也要急湍下山
纵跃低谷，约会恋人

甬管残叶与泥沙
终将展现一身澄澈

淌过武陵山下的
桃源溪
带着汉晋遗韵
奔腾着狂欢而来

拥抱，覆盖全身
不嫌混身泥浆
狂热亲吻
舌尖重新沸腾
甜蜜的唾液流进我的
血液，让干渴的
脉搏心跳加速
笑弯了树枝
惊出了风雨
酿成热泪一湖

尽管山谷荆棘，还有石头
更要捂紧玻璃样的
心脏，小心跌碎

在西乡塘河之畔
你大胆与干脆的
烈性，扑向我

乳名

初见你
还是一个从未梳妆的
山野村姑
诚然是前世因缘
相牵，天公作媒
但我们的结合
极像一个葫芦状的

酒器罌脰，从此
会稽郡就有了咱们
美丽的名字
罌脰湖

你说是半空
化雨而生，我是

塘河积淤而存
你的温柔是抚平我身体
干渴唯一的理由
等了你八千年
才将彼此溶为一体
充血的嘴唇，湿润成片绿野
共同泽被西乡沃土

